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雙龍傳 第一回 上參本嘉慶私訪 天順當寶慶施威

大清江山歸一統，嘉慶聖駕坐北京。石庵上殿捧本奏，天順當內訪惡凶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言大清國自太祖高皇帝開基定鼎以來，一統江山，君正臣良，諸邦外國附庸納進朝覲。真是五穀豐登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傳至仁宗睿皇帝，登基駕坐九五，年號嘉慶，王公大臣輔佐，臨朝聽政。

這一日臨朝，靜鞭三響，嘉慶皇帝已登九五。只見左班走出一位臣宰，手捧本章，在品級山行了三跪九叩朝王禮，跪在丹墀，高舉本章。嘉慶皇爺見是吏部天官鐵脖劉墉上本，龍心暗想：「這又不知參劾哪家官員？」遂命司禮監接上本來。捲簾散朝，袖本回宮，駕坐御書房，展開本章，閃龍目閱看。見本章乃參劾九門提督和坤。本內所言：「和坤家金磚墁地，家中有鑄就的金山銀山，有敵國之富。皆因在通州開設一座『天順當』，當內私安十三盤鑄錢爐，竟鑄沙板剪邊魚眼。人若去嚐嚐，一半制錢，一半私米，取息六分。若有說閒話或攪擾天順當，門前撮著油漆棍，無論舉監生員，打死勿論。勢惡霸道，人人不敢側目。」嘉慶皇爺覽畢暗想：「世上竟有這樣的惡霸！有心不信，劉墉從來無虛奏之本。不如朕前去訪察一番。」想罷，在更衣殿更換一件藍布袍，青緞帽襯，腰繫一條河南帶子，足登薄底舊緞靴，腰掛檳榔荷包。又打點一個小包袱，內包一件傳國寶衣，飛龍小馬褂上墜著十三個虎頭扣，上安貓兒眼大的十三顆避塵珠。有避火緞沿著領子，若穿在身，冬暖夏涼。

復又包上《百中經》、《玉匣記》，袖吞兩塊毛竹板，打扮像一位算命先生模樣。暗暗出了東華門，信步走至大街，無心觀看街上熱鬧，逕奔齊化門。出了齊化門，兩足酸痛，暗說：「不好！此離通州四十里，怎樣走去？」正然躊躇犯想，見有一人推著一輛小車。皇爺一點手，推車之人走近前，放下小車，口尊：「先生，你老莫非僱我小車嗎？」皇爺說：「正是。我要僱腳，不知你要多少錢的腳價？」

車夫口尊：「大太爺，你老是要往何處去？」皇爺說：「我上通州壩。」車夫說：「通州離京四十里，來回八十里路，總得一天的工夫，你老給我一吊錢吧。」皇爺聞言說：「好，我就與你一吊錢。可得走快些，早到通州方好。」車夫口尊：「大太爺上車罷。」皇爺聞言，賜上車一坐，小車往懷裡一翻，將皇爺壓倒在地。車夫說：「不好！」急忙把車扶起，拉起皇爺。皇爺說：「好奴才！我未坐穩，車就翻了，這車我如何坐得？」車夫說：「你老是不明白，你老想，小車兒是一個獨輪，你老坐在一邊，豈有不翻之理？」皇爺說：「我一個人該坐兩邊不成？」車夫說：「你老人家只坐一邊，先等我搬些磚頭、石塊趁著，方可坐。」皇爺擺手說：「我不要磚頭、石塊趁車。」車夫說：「不然再等候一位客官，一邊一位，可就趁勻。」皇爺擺手說：「兩人坐車，我不花錢。」車夫說：「要不將你包袱放在這邊趁著罷。」

皇爺這才歸座。暗中有保駕的都城隍、土地並小鬼，把車推的推，拉的拉，車夫兩手掐著車把，帶上襪，彎腰擺舵，往前推行，自覺不費多大的氣力，遂口內吟吟喝喝唱起來：「楊六郎大戰兩狼山，殺得韃子無處顛。」皇爺不愛聽殺韃子，皆因皇爺是滿洲人。皇爺說：「你住了聲吧，不可唱它。你再揀新鮮的唱。」車夫說：「什麼新鮮呢？大清國的故事新鮮。」皇爺說：「你就唱大清國罷。」車夫說：「你老聽。」信口就唱：「大清嘉慶皇爺坐寶殿，天分不過二三年。」皇爺說：「你住了吧，你怎麼又咒罵朝廷？」車夫說：「這是背地之言，罵之無妨。」皇爺說：「背地也不許咒罵。你揀好的唱。」車夫說：「我唱《玉杯記》，你老聽。」遂唱道：「王二姐在繡房，想起二哥張家男。」

自從那年去趕考，整整六年未回還。你在南京貪歡樂，撇下奴家受孤單。白日說笑還好受，到了夜晚對誰言？象牙牀上無伴侶，紅綾被裡少半邊。伸伸腿來無倚靠，蜷蜷腿來攢金蓮。那天做夢你回轉，夫妻見面兩合歡，顛鸞倒鳳多一會，架上金雞兩翅扇。老天不遂人心願，二哥呀！狗咬尿泡白喜歡。正月想到二月裡，盼到清明三月天，四月五月望穿眼，盼到六月整半年。七月盼到七夕會，盼到八月月兒圓，九月想到重陽節，十月想你換上棉。十一月整想一個月，想到臘月二十三。」皇爺說：「你的腦袋不濟，嗓子洪亮。」車夫說：「腦袋雖然不濟，我在家裡打過子弟班。」皇爺說：「你在家打過子弟班？我也未曾問你家住哪裡，姓什麼？」車夫說：「我住在北京順天府鼓樓大街，坐北朝南的門。我姓張，名寶慶，屬大龍的，今年二十三歲了。」皇爺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朕回京後，將他選去，命他編曲與朕聽。」

正然思想，忽聽寶慶說：「到了通州了。」皇爺說：「你再往前多送幾步。」寶慶說：「天不早了，我還趕回京，若送你老到通州壩上，還得多給我加錢，我好住店。」皇爺無奈，下了小車，邁步就走。張寶慶走上前，拉住皇爺衣衫，口呼：「先生且慢走，快給我一吊錢。好趕回京去。」皇爺說：「你送我四十里路，我就於心不忍，你還給我一吊錢。」張寶慶說：「大太爺，你老休打哈哈，快給我錢，我好趕路。」皇爺說：「我要有一吊錢，我不會盤用呢？何用你送我呢？」張寶慶聞言，笑嘻嘻作一揖，口呼：「大太爺莫要打哈哈，快給我一吊錢，我好趕回家去，孝養我那年殘的老母去。感大太爺之大恩了。」皇爺聞言，回手向囊中一摸，並未帶出錢來，心下為了難。忽然看見包袱，暗說：「有了。」遂打開包袱，取出飛龍馬褂，叫聲：「張寶慶，你將這馬褂去天順當當銀子，不要你當錢，當一千兩是你的，當一萬兩也是你的。拿回家去，與你母制做壽衣壽木，不枉她養你一場。餘剩下三五兩，你做一個買賣，強如推車賺腳力。看你的造化吧。」張寶慶接過馬褂仔細一看，暗想：「這馬褂太舊，為何值這些銀？」暗中交代：此飛龍馬褂自順治老佛爺傳到嘉慶皇爺之手，已是五帝一百五十三年，如何不舊？

閒言少敘，張寶慶口呼：「大太爺，你老若是周濟我，你老將那一件青夾衫給我拿了去當才是。」皇爺說：「夾衫雖新，不如馬褂值銀。你自管當去，就知道了。」張寶慶說：「我去當馬褂，你老與我看著小車，可別拐了我的小車去。」皇爺說：「焉有此理？」

張寶慶手執馬褂，進了通州城，不一時來到天順當，走近櫃外，把馬褂遞上櫃頭。那櫃上的朝奉接過一看。說：「這馬褂太舊，給你寫二百銅錢吧。」張寶慶說：「你拿過來吧，你沒眼力，本主教我多當銀子哩。」

二人正然講話，驚動櫃裡監事的劉萬山。這劉萬山是和坤的打頂馬的，見過主子穿的飛龍馬褂。今日忽聽櫃檯爭辯，遂上櫃檯問道：「你二人因何爭辯？」張寶慶見上來一人，頭戴一頂紅纓帽，身穿藍緞袍子，反穿火狐狸馬褂，青洋縐腰帶，腰中掛檳榔荷包，足蹬薄底青緞靴，手擎烏木桿長煙袋。看罷，口呼：「大掌櫃，我當馬褂，他無眼力，給當二百錢。」劉萬山聞言，拿過馬褂一看，大吃一驚，暗想：「這是皇爺家傳國至寶，因何倒在貧人之手？大約大清福盡，該著我家相爺為皇上了，不然不能得此馬褂，我必得戴亮紅頂、雙眼花翎。」想罷，問道：「你當多少錢？」張寶慶見問，暗想：「適才給我當二百錢，是婁子也長不高。咳！橫財不富命窮的人。」乃說：「我當一吊錢罷。」劉萬山聞言，急忙命人寫了當票，拿過一吊錢往下遞。張寶慶連錢帶票接過來，轉身出了天順當。

不一時來到皇爺面前說：「我當來了。」皇爺問：「你當了多少銀子？」張寶慶聞言，將舌頭一伸，脖子一縮，口呼：「大太爺別說當銀子，朝奉只當給二百錢。我使了大大的勁，要了一吊錢，那小子瞎了眼，他就給我寫了一吊錢。」皇爺說：「我只當你有多大命運，原來你是一吊錢之命。今日你遇見了我，你若不發財，你這一輩子再發財可就難了。你數一數，這一吊錢短數否？」張寶慶聞言，把錢挑數，挑出四百五小錢，以外短五成錢。皇爺問：「當的錢怎麼還短數？若是贖去，也照此數贖回去嗎？」張寶慶說：「若是回贖，小錢不要，短數須添足。」皇爺說：「你將錢拿了去換，所短之錢令他補上。」

張寶慶說：「我不敢去，要惹大禍。」皇爺說：「我承當。」暗中土地神說：「不好，若抗旨，我怎當土地神？」遂入了張寶慶的竅。立刻張寶慶將眼瞪直說：「我去教他換錢補短數。」轉身跑進城。

奔到天順當，大喊道：「當鋪中小子們，快給爺補短數，換了私錢，萬事皆休，牙崩半個不字，我是你們八輩老祖宗！」

劉萬山聞言大怒，吩咐：「大家一齊動手，打這小子！」眾伙友各抄兵刃，跳出櫃檯來動手。劉萬山把辮子盤起，撇卻外衣，抄起兩把順刀，跳出櫃外，舉刀就剝。張寶慶倚仗會把式，二則身有膂力，三則土地神相助，近前抄了一根門門，迎將上去，指東打西，只聽乒兵一陣響亮，打倒了七八個人，越打越有精神，眾人害怕倒退。劉萬山見來得兇猛，暗說：「不好！一人捨命，萬夫難當。」遂吩咐：「不用打了，給他拿一疋好錢吧。」

張寶慶聞言，暗想：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這小子既服了軟，就算完。」遂接錢在手，出了天順當，奔出城來見了皇爺，述說一遍。皇爺說：「你回京，我進通州城。」遂將當票揣起，二人分手。這且不表。且言嘉慶皇爺出京通州私訪，未曾出宮，即在上書房留下一道諭旨，是令十七王爺、勉三王爺赴通州接駕之旨，要改扮行裝，須要嚴。二位王爺得了諭旨，立刻改換行裝，暗暗出京，逕奔通州大路而行。

未知赴通州接著聖駕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